



工人出版社出版 工人出版社發行

秋菊演戲

128

B24
1086

新大衆文藝小叢書

秋 菊 演 戲

工人日報文藝組編

工人出版社印行

秋菊演戲

編 者 工 人 日 報 文 藝 組

出 版 者 工 人 出 版 社

北京西總布胡同三十號

電 報 掛 號 二 三 七 三

印 刷 者 工 人 日 報 印 刷 廠

一九五一年九月北京第一版

[8179] 1—5000

定價：2800元

目 錄

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|
| 汨羅江上····· | 一〇 |
| 宣傳員····· | 一〇 |
| 啞叭上學····· | 一三 |
| 小雲調班····· | 一七 |
| 秋菊演戲····· | 二二 |
| 我真沒想到····· | 二六 |
| 俺有啥話好說？····· | 三〇 |
| 加電壓····· | 三六 |
| 解放了的胡德瑞····· | 四一 |

鳳雲……………四七

一包袱棉花……………五〇

不要好了瘡疤忘了疼……………六〇

汨羅江上

關露

當雪花堆在地面，冰花結在玻璃上，狂風從一個樹頂穿過另一個樹頂，寒冷的冬天把舊曆除夕帶到眼前的時候，我不禁想到去年的汨羅江了。

除夕剛過兩天，我從衡陽乘火車到汨羅江現場，火車到站的時候，正是早上四點半鐘。

太陽沒有出山，天空被雲遮着，看不見星光。在荒涼的汨羅車站上，除開站長室裏有一盞手提煤油燈之外，到處都是黑的。我和幾個旅客打算找個暖和地方，等着天亮，便走進一間小房，坐在一根道木上休息。在黑暗中和兩個老鄉說上話，問他們到橋

梁隊現場去有多遠？還沒等老鄉答覆我，忽然有一個手電筒從我旁邊閃過來，照到我臉上。一個青年男人開了腔：

「這位女同志是不是從衡陽來的？是不是姓關？」

「是呀！你怎麼知道？」我心裏有點奇怪。

「我們這裏接到衡陽工會電話，知道你今天來，工作隊派我來接你的。」

我問過他姓名，知道他叫陳隆。是衡陽機廠底工人，最近調來參加工作隊工作的。我把介紹信拿給他，他用手電筒照着，看了信，笑了笑說：「我們就走吧！」

「你把現場底情況說一點，好嗎？」我一邊走一邊問他。

「啊！當然可以，工作緊張得很啊！」

「你若早來兩天就好了；除夕那天一夜沒有停工。橋梁上真

是好看啊！到處都是黑的，只有橋梁上通亮！」

「春節沒有放假嗎？」我問他。

「本來是要放假的，不過我們這裏情況特殊，可恨混蛋白崇禧！炸得太厲害，一號墩子炸到水裏去了。現在想到一號墩子，我還是緊張得很呢！上面給的任務是三月半通車，但是上星期就發了大水，真急死人。墩子摸不到底，模型板豎不起來，沒法打墩子。後來到長沙借抽水機來抽了水。你知道，多冷的天，風吹到臉上真像刀啊！我們工人脫了衣服下到水裏，泡了大半天，才摸到墩子下面的平台，打好模型板。這時候大家才喘口氣，覺得通車有希望了！」

「打好模型板，是不是最緊張的場面就過了呢？」我插嘴問他。

「當然這是緊張的，不過一號墩底全部任務只完成一部分，更緊張的在後面呢！就是除夕那個夜裏。」

「除夕以前我們召開現場會議，發動一號墩競賽。不打好一號墩子，不回家過年。要和春水作鬥爭。因為再來一次大水，模板就要沖垮，打墩子就更困難了，戰士和工人都提出：在現場過年！」

「一下子，現場變成戰場了！在浮橋上，挑沙子和石碓的人走得不停；在模板板架上，拌洋灰的鏟子不停；在江裏面，吊水的聲音不停。大家還在喊：「快一點啊，石碓快一點！」「沙子快一點！」「水快一點！」「洋灰快一點！」上面一喊，動作更快了。」

「到了半夜，風越吹越猛，雪越下越大，江水在橋下面嘩嘩

地響。水桶吊上來的時候，繩子上都是冰。但是戰士和工人底身體都在發燒，臉上冒汗！」

這時候天全亮了，我們已經走到橋頭。一號墩子顯得清清楚楚的，驕傲而結實地站在水上。江水發着瀑布一樣的響聲。在模型板上，插了五顏六色的小旗子，旗子上寫着標語。

『你看，』他說：『這就是三十晚上的戰場，敵人就是水，旗子就是得勝的錦標。』他又笑着說下去：『起初還有人打瞌睡，眼睛睜不開；後來沒有了，忘了，什麼都忘了。只想着打好墩子通車啊。』

『大年初一的清早，風停止了，天也亮了。江水漲得更高，流得更快；但是，淹在江裏的一號墩子，在金光閃亮的太陽下沖出了水，站起來！我們每一個人高興的都跳起來。』

『一號墩打出水，汨羅橋就沒有困難了嗎？』我問他。

『困難當然有的，而且很多。不過墩子是橋梁底基礎，打好墩子大家更有信心。』

談到這裏，我們已經穿過汨羅江，到了橋梁隊現場。現場上靜靜的，工人和戰士都在宿舍裏休息。紅旗在橋頭上招展。

宣傳員

葛占一

工會主席張同志，拿了一本『時事手冊』在課堂上講。工人們都在靜靜地聽，有的還在記筆記。躲在教室裏東北角下的李國成，一聲不響地看一本舊小說，看到得意的地方，就禁不住抿着嘴笑起來。工會主席講的什麼，他隻字也沒有聽進去。

提起老李來，在鐵廠也算有名的，因為他有十年廠齡，技術好，每天能按時完成任務，可就是對政治時事學習不關心。有人問：「老李！你爲啥不去聽聽時事？」他說：「聽啥？聽了還是耍幹活，只要好好幹活就得！光學習，活幹不好，也是白搭！」

下課後，工會主席找到老李，拉着他的手問：「老李，你現

在看的什麼書？」老李說：「一本舊小說。」工會主席說：「我想看看小說，我用這本時事手冊先換你的看看，好不好？」老李滿心不高興換，自己正看到熱鬧處，但工會主席提出要換着看，也不好意思不換，勉強答道：「好！咱先換着看一宿，明天再換過來。」

吃過晚飯，老李照例要躺在床上看書，他伸手去摸書，一摸出來，不是小說而是一本時事手冊，心裏馬上不高興起來，剛想把它丟在一邊，又一想，沒有書看，反正是閒着，不如翻開看看也好。

牆上的鐘敲過九下，李大嫂就催促他睡覺，老李只把身子向旁邊一斜，仍舊看。

他看了一篇『怎樣認識美國』覺得不錯，又看『戳穿美帝紙

老虎』，越看越得勁。看到氣憤的時候，不禁罵道：『美國鬼子真混蛋！又想不叫我們過安穩日子！』拳頭一掄，打醒了正在熟睡的老婆。他老婆醒來很生氣：『你怎麼不睡？天到這時候，還來打我！』老李自知是失手，忙陪笑說：『對不起！不是有心打你，是我剛才看書看到美國鬼子又要侵略我們，氣極了，掄拳頭無意中碰了你。』他老婆看了看牆上的鐘說：『十二點了，快睡吧，明天還要上工去！』老李說：『沒有關係，我來講美帝侵略中國的罪惡事實給你聽。』說着他便講了起來。最後他停下來問：『這些事你沒聽說罷？』老婆沒有回答。他一看，咦！她不知什麼時候早呼呼入睡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老李起得很早，他拿着飯盒進了工廠，一直跑到工會辦公室去，上去握着張主席的手連聲說：『張主席！你說

我多發昏哪，現在美國打到咱門上來啦，我還在看舊小說，真不對呀！』叫老李猛地這麼一講，張主席也不知是啥事，只說：『我給你那本時事手冊，你看着怎麼樣？』老李忙說：『太好了，張主席，你把我的書還我。』張主席以為他還要去看，便說：『老李！我還沒有看完，你這本書也不錯，我還要看看。』老李知道張主席是故意不給他，很急地說：『張主席你給我吧！我一定不再看它了。』張主席見他發急，便給了他。老李接過去，兩手一扯，把書撕開：『他媽的！看這些熊東西幹啥？』張主席驚奇地說：『老李！你這是怎麼的？』老李很興奮地說：『張主席，過去我叫這些東西迷昏了，自從昨天晚上看了那本時事手冊，心裏才開了竅。以前我不願學習時事真不對。』張主席見老李真的轉變了，拍着他的肩膀說：『老李！不要緊，以後好好學習還能趕』

得上。」

從此以後，老李經常上學校，從不拉班，還預備了鋼筆、本子；教員講的，他都盡量記下來。這月發下工資來，他首先訂了一份時事手冊，一份報紙，有工夫就看，在吃飯的時候，一面吃着，一面看報紙。有人問：『老李！怎麼學習這樣積極？』他很乾脆地答道：『不學習不行！好多事都不知道。』

老李不光自己學習，並把自己知道的講給別人聽，以前有不願聽時事課的工人，經他說服後，有四五個工人上學了。連鄰居們都說：『國成懂得事情真不少。』

廠子裏要找一個宣傳員，老李成了大家的目標。他當了宣傳員以後，把學習的東西，編成『武老二』、順口溜、鼓詞，來廣播、來唱，有時組織晚會，他就化裝演唱。廠方在總結十二月份